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〇编

一个女兵的自传

谢冰莹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谢冰莹代表作

一个女兵的自传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程 丹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谢冰莹代表作：一个女兵的自传 / 谢冰莹著.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谢… II. ①谢…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78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 30 年左右。30 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 30 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 108 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谢冰莹小传

谢冰莹，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1906年农历九月初五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一个前清举人家庭。原名谢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在父母的宠爱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性格从小便具叛逆色彩。曾先后就读县立高等女子小学，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等学校。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考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革命军中的女兵。次年随军北伐。在军旅生涯中，写下了许多战地随笔、散文在报上发表，立刻轰动文坛，很快被译成英、法、俄、日等国文字，并受到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褒扬，于1928年结集成《从军日记》出版。该书从一个女兵的视角，不仅向国人，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大革命时期那如火如荼的战争生活和民众的革命热情。作品以其可贵的真实感、独特的新闻性及率真、粗犷的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大革命失败后回乡，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再次离家出走，从此过着坎坷而丰富的生活。曾进上海艺术大学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并两渡东洋留学。1936年4月，因“抗日反满罪”在日本被捕，身心备受摧残。这期间，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女兵的自传》。书中描写了一个生活在本世纪初旧中国的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思想，而且敢于付诸于行动的知识女性。该书出版以后，重印二十余次，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此外，短篇小说集《抛弃》、散文集《麓山集》等在探索当代青年的理想追求、生活情趣和所遇到的矛盾、苦恼等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散文集《湖南的风》，展现了人民大众的生活画面，是作者创作成就的另一道风景。这些探索和描述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初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侧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重上前线，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参加战地服务。曾担任过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秘书等职，写下了颇具史料价值的《新从军日记》。这一时期的作品，紧紧围绕着抗日战争这个主题，散文集《在火线上》、《战士的手》等都直接反映了抗日斗争的惨烈场面；报告文学《在日

本狱中》、短篇小说集《梅子姑娘》等则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1940年告别战场，赴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1943年夏转成都制革学校任教。抗战胜利后，曾主编《和平日报》、《华中日报》副刊及复刊的《黄河》月刊，并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1948年秋离开大陆，执教于台湾师范学院，从事教书和写作，晚年旅居美国。

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把强烈的感情色彩与细致入微的描写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作品激昂、真挚、明达、隽永，加之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使作品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激励着人们去为命运而抗争。同时，她还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或美国，一直笔不辍耕。其创作数量之多，影响之大都令世人瞩目，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坛及华文文学领域内，均占有席之地。

目 录

谢冰莹小传 1

散 文

从军日记	3
一个女兵的自传	47
小学教员	141
恐怖之夜	146
开始和穷困奋斗	155
破棉袄	158
饥饿	160
学校被封了	163
偷饭吃	166
板壁上的标语	170
受刑	173
重上征途	178
战士的血染红了我们的手	181
恐怖的一日	183
浏河的弹痕	186
再渡浏河	188
大场之夜	190

掳船	193
寄包裹的士兵	195
地狱中的天堂	197
苏州城的火焰	201
台儿庄巡礼	203
战士的手	207
汉奸的儿子	210
爱晚亭	213
不自由，毋宁死	215
望断天涯儿不归	218
湘鄂道上	222
女苦力	225
秋之晨	227
鸡蛋的故事	229
汪精卫与大便	232
 小 说	
给 S 妹的信	239
抛弃	250
梅子姑娘	282
谢冰莹主要著作书目	296

散 文

从军日记

我真高兴，无论跑到什么地方，看见的都是为主义为民众战斗的革命军，都是含笑欢迎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车停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有许多百姓围拢来安慰我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真是辛苦很了，你们坐下歇歇，吃吃茶罢。”他们的诚恳，他们的殷勤，真是形容不出，他们见了我们的快乐，是从心坎深处发出来的，我们一定难于想像他们那种眉开眼笑的样儿，也许有人知道吧。

一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的车停在土地堂了。我们奉师长的命令在宣传队里派二十人去当看护，这些看护是要选从前预备出发河南救护的同志，于是我当选了。听说昨天我方的战士本来有许多可以不死的，因为没有人救护，打伤了的和打死了的通统丢在路旁，任他们怎样痛哭，怎样哀号，没有人理会他们，因此误死的很多。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难过得很，所以今天派我们去救护，我们是很愿意的。除了从前的救护队外还有二十余人愿意参加，因为只需要二十人，所以她们都落第了。

在铁道旁边的草地上我看见了三个受伤最利害的战士，其中有位左腿和腹部受伤的同志，满身血淋淋的，而且除了上身一件小领褂外都是赤裸裸地浸在鲜红的血液里。他的呻吟，他的“哎哟”声，无论谁听了，无论是个什么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伤心，也会流泪，更会鼓起自己的勇气，踏着死者的血迹，继续伤者未完的工作，努力去与敌人奋斗！我这时真要挺身上前线了！真要赴流血牺牲的战场去了！然而为了要救护他们受伤者，我只得暂时藏起我的热情，很细心的去做间接杀敌的工作，——因为救一同志，即杀一敌。

土地堂全体的百姓都跑完了，屋子里都是空洞洞的没有一点东西。我跑去找一位五岁的小朋友，进门时除了一个守门者外看不见一个人，我问那人道：“这家的主人哪里去了？”

“通通都走了，你家！”

“为什么我们革命军来了，他还不回来？”

“他哪里知道呢？他跑到离这里六十多里的乡村里去了。”

在这条街上驻着的都是第二军第六师的军队，我们救护队就住在我的小朋友陈文宪家里。我们跑到一位姓董的家里和几个老百姓讲话。他们都是听说革命军到了才回来的。我们同他们随便讲话，妇女们很了解我们的军队是革命军，是帮助他们打敌人——军阀——的革命军，尤其是两位“男家”很明了主义，原来他们都是加入了农协的。董海云的哥哥是农协会的常务委员，他的妻子有位 S 贼的土匪想强奸她，她两手紧抱着她的儿子，那万恶的土匪就把小孩撕做两块，好伤心呵！好残忍呵！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一定会切齿痛恨军阀的横蛮，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替无辜遭惨死的小孩滴几点伤心泪，尤其说给做母亲的听了，她一定会特别感到伤心，会特别多滴些伤心泪，同时她也会特别感到“打倒军阀”的必要。董海云说他的哥哥时常介绍书——革命的书——给他看，所以他对于主义很明了。他知道自己的贫穷，不是“天赋之命”，而是军阀，土豪劣绅，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剥削使然，他连祖宗的神位都丢了。他说了一句很令我惊奇的话，因为我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为普通人说不出的话。他说：“我这里是个祠堂，但现在我们要消灭家族观念，所以改为十区三分部的会址了。”他又说这次 S 军捣毁了农协的，因为有几个土豪劣绅在勾结他们，唆使他们行凶。我当时和王继宗同志要求他说出那些王八蛋的土豪劣绅的狗名来，他不敢说。后来经我们解释我们是来做农运工作的，是来惩办土豪劣绅的，这时他才说出一个名字。后来我们要求到极迫切的时候，他才带着继宗到他那又小又黑的房里去，他告诉了好几个土豪劣绅的名字，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发表，因为这个与董同志有关系的，而且这时那些军阀的走狗们已走了，不然，我们把他活捉过来弄死就没有事了。

董同志的哥哥已逃走了，此刻还没有回，他说明天一定去找，他有一个要求，对于农协要求发枪，因为有了武器可以“杀敌救己”。他说这次假若农协有枪，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这一点我们当然承认他是有价值有必要的要求。“工人武装”，“农民武装”，“学生武装”，这几个武装问题，的确要马上解决的。

四点钟了，我的肚子还是凹得像“什么”一般，早晨虽在肚子痛的时候吃了几口饭，然而此时肚子好了，饭也想吃了，但是哪里有充饥的食品买呢，连药店里的红枣都没有了。唉！可怜的老百姓，该死的恶军阀！

一个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伏园先生：

报告你一个很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湖南的农运消息，“贵报”是常常登载的，湖南民众尤其是农民之激烈，“你家”想必是很知道的。近来他们更有组织更有力量了。他们对于土豪劣绅及地主等很不客气的只管“活打死”，“枪毙”，“刀杀”，每天常常听到杀人的叫喊声，枪炮声，在我们很小的村落里就结果了八九条土豪的狗命，好痛快呀！可怜平日被他们剥削的农民现在对着他们的死尸哈哈大笑起来了。

这里有一个笑话要告诉你。在长沙的某一个乡村里（原名我忘记了），有一次提了一个土豪来，农民协会的主席将土豪的罪状宣布给大众知道了，问他们赞不赞成枪决，如赞成的请即举手。他们——男妇老幼——都一齐举手，后来子弹“彭”的一声炸了，他们很慌张地问，“哪里来的枪声？”

“就是枪决刚才宣布罪状的土豪呀！”主席回答他们。

“为什么要枪决呢？”

“宣布他的罪状时，你们没有听到吗？你们知道为什么举手吗？”

“不知道为什么举手。”

哈哈，伏园先生，你听了这个小小的故事，胡子不笑得竖起来吗？有人批评那位主席先生太没有主席的资格了，又说农民太野蛮了。主席要有主席的资格，这个当然是对的，因为农民的知识缺乏，脑筋简单，思想幼稚，他们对于什么事都没有深刻的认识与判断，所以指挥他们的人，领导他们的人一定要训练他们，组织他们，尤其在临时发生的问题当中，领导者更要特别注意指挥与宣传。譬如“举手不知为什么”这一回事，无论如何要那个当主席的人负完全责任的。他为什么不等民众都彻底明了“今天开会是一个什么事，土豪该不该杀？”以后才下举手的命令呢？

农民太野蛮，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现在是他们出头的时候了，对于压迫他们的敌人正如我们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只管拼命地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假使他们不暴动，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地主等怎样能打倒呢？土豪等怪物不打倒，他们永远得不到解放，得不到自由。军阀的基础没有扫除，根本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打倒的。军阀不倒，帝国主义更难以使他消灭了！所以我们真正想革命成功，只有希望每个农民都暴动起来打倒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地主等，每个工人都暴动起来打倒压迫他的店主，资本家，买办阶级等。亲爱的工农朋友呵，尽你们的力量去打倒一切压迫你们的敌人，你们只管猛力的打，猛力的杀，你们的自由和幸福就是在刀枪里面夺取哟！

伏园先生：诚实而愚笨的农民——可爱的农民，真太令人发笑了，他们不懂得“妥协”是什么东西，天天喊打倒“一个妥协”，“两个妥协”，还有“打倒土豪劣绅，收回半边猪”^① 的口号，在湖南的新化县，乡人游街有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鸡婆叫’”^② 的新口号产生，这里我们把笑的问题莫谈，只看他们的热烈游行，民众的势力就可见一斑了。

土豪劣绅的财产当然归公有。地主的产业也有两种处置方法。一，是抽税。譬如一亩田，从前是四六分的，地主占六，耕者占四；现在则改为耕者占六，地主占四了。二，就是政府用钱收买地主土地，实行“平均地权”的法则。所以在湖南的大地主现在通通下台了！可怜那些守财奴，那些敲诈农民血汗的狗豺狼，不知要怎样的伤心痛哭呀！哈哈！他们哭，我们笑，他们叫，我们跳！哈哈哈哈真是快活呀！

妇女运动在湖南已闹得天花乱坠了，不革命的艺芳女校，美国洋奴的走狗曾宝荪办的，现在已封闭了，最著名的教会学校福湘女校等也倒了，城市的妇女通通剪了发，不剪的就由妇女协会派人等在路途中用强迫的手段实行“头发革命”。乡村的妇女都有组织，个个都加入了妇协，她们禁止城市中来到乡间宣传的女学生穿裙。她们已经觉悟到自己是一个人，应由奴隶的奴隶位置换过来做人了，她们更认识了数千年来陷她们于地狱里，苦海中的敌人，她们知道自身的痛苦不是“命里多磨”，而实是受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压迫。总之一句话：她们自己起来参加革命了。她们已做“从古以来，未之有也”的妇女革命运动了。乐观呵，伏园先生，我们革命的前途真正乐观呵！

上面这些消息，都是我的朋友从长沙带给我的，现在我再在百忙中转寄给你，只可惜我的信太噜苏，不然，你更可以把那些可笑而可喜的消息报告给大众知道一知道。

我的哥哥来看了你没有？他说前次和二哥来看你一次，后来又一个人看你一次，在这次中你还问：“你的哥哥为什么没有来？”这是他告诉我的，他听说你不认识他，他说：“老头儿的眼睛和脑筋真没有用呵！”

^① “半边猪”即特别区也，盖欲收回地主的土地，呼口号为“收回特别区”，乡人即误呼为“半边猪”，不识字之苦尚有甚于斯者耶？——作者注

^② 鸡婆叫即基督教的讹音，不识字的乡人及小孩不知基督教是什么东西，只听得前面指挥者的呼声，于是就忙着乱喊起来。——作者注

此刻我“肚子里”虽还有说不尽的话，但时间不允许我了，横竖出发是“遥遥无期”，那么下次再讲罢。敬颂党祺！

肚子写信写空了，怎样办呢？唉！唉！先生，快买糖来，救救孩子！

顽皮的冰莹

五，九，下午三时四十分于第二教室

（作者现在在前线作战，昨天本刊发表的“从军日记”就是从土地堂寄来的。这封信的接到还在十天以前，那时出发是“遥遥无期”，现在看起来觉得更令人百读不厌了，所以将它发表出来。还有一封出发时寄我的信，明后天再发表。伏园附注。）

从军日记三节

糟糕！真是糟糕！我带来的毯子，饭盒，水瓶，包袱通通不见了！这些东西除了包袱以外倒不十分要紧。因为水壶掉了，我可以到同学那里吃点茶，或者花费两个铜板买一碗也好。掉了饭盒，我可以想法去借碗，但是这个只能通融于驻扎时，假如开动时到哪里借呢？那就只有用两手代替了。毯子掉了，我晚上可以睡在地板上也不需要什么盖，只可惜包袱掉了害得我真滴了几点不应当滴的泪。

包袱内的东西都是重要的：袜子，鞋子，衣裤，手巾，其实这还不大重要，还有更重要的，原来我四天的日记掉了！唉！那些日记是我坐在地上按着膝头写的，有许多悲惨的，雄壮的，快乐的战争故事在里面，然而失掉了！一篇也不能找到了！唉！天呀！有什么办法呢？有人要我再补写，但这怎么能够呢？我只好牺牲罢了，做一个革命的牺牲罢了。唉！

我时时记起我四天来的生活录，失掉了它比失掉我的朋友还伤心；因为在我这次行军的生活录中，永远找不到我整个的行军生活了！然而，事已至此，奈之何哉！

咸宁满街都是我们的青天白日旗帜飘扬，今天我校的宣传队慰劳队通通到了，街上增加了这一大批女兵，更增一番热闹。那些前几天踪影全无的“女家”们，今天通通出来了，她们都大胆地在店里做生意，在门口看女兵了。我交了八个小朋友，他们是革命的“预备队”，然而以他们现在的勇敢精神来看，确是革

命的“少年先锋”。为什么我这样吹牛皮呢？这是有事实证明的。

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张青云，她的家里仅有父母及小妹妹四人。她是大脚，剪了发的女学生，这次 S 的军队反动，她被一位恶妈妈冤告为妇女协会干事，于是她被捕去了，当时母亲和小妹妹哭个不了（因为父亲是做农运工作的，那时恰好外出了），她很勇敢地说：“母亲！不要哭罢！即使枪毙我，我也要呼几个口号才死的。”于是那些狗王八蛋的强盗们说：“是的，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死，不流泪，只流血。”她很勇敢地答应说：“是呀！死有什么可怕呢！”她很快乐地进县公署的牢狱去了。同禁闭的有五个，三天之后枪毙了四个，仅她一个人留下了。本来她也有同样命运——死的命运——的，因为县长证明她是个小孩，一点事都不懂的小孩，所以她得以生还，这是她亲自告诉我的，其实这件事在这街上住的人谁不知道呢？她的勇敢是何等令人钦佩，她的天真活泼，更令我爱她。她时常约三五成群的小孩来看我，有时我把武汉各界送来的慰劳品给她们吃，于是她们就和我更亲热了。你们不要笑小孩子好吃，就是我从前第一次到伏园老先生那里，他仅买一包黑瓜子给我吃，我没精打采地回去了，第二次他买了许多糖给我吃，于是我就眉开眼笑，晚上做梦还在吃芝麻糕呢。哈哈！

不好了！我们的医官骂起我来了！他说我不该专和小朋友讲交际，和小朋友的情感不要太浓厚了，因为浓厚一定要妨碍工作的。可怜呵，这道命令一下就等于宣布我的死刑了！从此我为了要服从纪律，要努力替受伤的同志们医手医脚，于是只得和她们隔开了，其实每天至少也能会面二次，不过所谈的话不多而已！

二十四早六时

我这两天来，时常跑到政治部和妇女协会去，医官责备我说：“我看你的志願是在做政治工作，救护是勉强的。如果这样，你就报告长官把你调到政治部去好了。”我心里虽万分想去，但是为了怕别人说我有始无终，怕别人说我要借做政治工作而出风头，所以我不敢改变我的“职业”，真的我没有勇气去改。好了！好运来了！原来张青陶等同志们说我最初与咸宁的妇女接头，而且妇协的情形我也明了很多，所以要调我去组织妇协，这时我真快活了！因为妇协的会长钱远洁同志，和我很要好，一见如故。她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可是对于工作很努力。她极诚恳地要求我们帮助她赶快把妇协组织好了，就可进行一切工作。所以如果我来政治部她是极快乐的，虽然我知道救护的工作重要，但是我想政治部总会找负责的人来担任罢。

天晚了！黑幕垂下来了，主任调我到政治部去的命令还没有下，可是我们忽